

續修
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九・子部・兵家類

讀史兵略續編十卷（卷六至卷十）〔清〕胡林翼撰

海防要覽二卷
〔清〕丁日昌
李鴻章撰

中西兵略指掌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陳龍昌輯

兵學新書十六卷

讀史兵略續編

二

〔清〕胡林翼 撰

據清光緒二十六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鉛印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六四毫米 寬二三四毫米

新進元年起居舍人王裕中書侍郎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熙寧家能世其家有荆川子之理。裕中書侍郎
謂之子師道。世爲員外郎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爲恥。帝曰此言甚合朕意。裕中曰今國家間假正當選將
一用武。今不可得。吾所目即有善者。裕中曰公之子一也。裕中代主其事。裕中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裕中

萬一月正有不平得之帝曰卿言甚當中書方力爭之家道正勇而世其家者久固之則一月正不無
將若其無廣不妨壯國勢帝曰此論深得今日之切務
郴州盜李金復作亂記以劉珙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抵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謂以便
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卽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署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又代其責任至
則犒賞過量士卒感珙好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黨相捕斬詣吏皆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
賊退至莽山賊黨執金以降

二年正月詔訪問御營營官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見在鹿邑以鹿邑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尋交聞王琪招一千四百人專充騎馬并轆重頭頭大卒游手不妨在外營趁又因馬司逐月勘文效用軍兵一萬六千三百餘人與寧院兵繕房數目不同請付寧院審銷落處所有弓手并養馬軍兵並行揀選將強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匪羸老弱並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據閱于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三司在

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其竇聞奏帝曰朕令殿帥王瑛指置三軍有掌記將各人武藝注下甚易見也林安宅蒋甫臣等備員有地所職在于兵將如三大將陛下所深知偏裨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之相見帝曰卿等當于陛差時審察之祕書少監任大猷諳諸帥不拘部出各精擇三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閱對便嚴略其言語儀矩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舉者同當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二年)二月壬申諭曰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較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庫開具前月支過以上五項請始數目非泛用追明進呈外路軍馬司降式撥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著為令帝謂特臣曰薄理會財用已見根源初薄帝因謝新還留身委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發兵近見陳敏據汰二千人戚方擁汰四千人卒汰兵固復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悉供給雖減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大千人填格則是添六千人耗盡財用矣娶助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不下四百人若槩招一年半內省三百八十萬貫財用稍足即可逐旅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秦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帝以為然故有此諭

等見文字否杞言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府可遇敵賴道帝曰若守定高郵不放過糧船則敵不能留淮上自當引去

官府前司選錄等軍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場右軍統制張平人對帝曰兵謀勝要決勝不得輕益有功者雖仇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

伊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三桂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瑞祥庵初病瘧呼募草遺表命直督
等司領下在西川平定之後乞之不許

軍恩威滿濟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麾將帥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自吳玠死劉爲大將守蜀
早欲除二十州置爲方面之重成州三百里介其境者各三四十里于是一州皆得一郡

今以小督進之則使倅者後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

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間最爲忠義而州縣全不加郵分占田亩又有都統司

諸關從之 奉移都指揮使司南領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于殘隣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

讀史宋略續編

金江即時方亥始復使軍士曉怨吾春及之陳俊卿言外內臣中有主方者帝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剖左右系主方以警其餘卽詔罷方八月丁酉以大侍郎~~陳~~李宗卽付大理凡其南~~大~~義長~~也~~自

州同除名編管筠州方安置潭州于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房必罰無赦帝又諭轉

自是更始之年不以方略著力足以易之。至今俗退王打至被廢，歷數月而後庶斯師之來，不至猶舊卿又貢今但選主帥則坐然當自革矣。帝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擇精擇孰

已委之則當信任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士卒主帥不以私自則其他當聽之今故起挖竊動有徇私則惟速收出營避風之計爲何因之二月壬子以

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媚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

今不思此而卻猶有
一介單事之使以寡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
此人矣帝寵不還

四百人貢餘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綿布四萬疋匹今撫歲費一萬四千石錢一萬緡此一舉之助

富庶使歲允文委與之間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等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
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
便甚明

(五年)議者皆延州保德邊重地路當衝要州東地名鬼魚溝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宜將本州兵馬鈴
牠羊激移住其地屬寧夏管察奸盜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械間探之類甚爲濫用其射陽湖通濟
地分閑遠關官泊轉官船置使臣一員專管轉海船觀察淮海盜賊聽至激使令從之(鬼魚溝未詳屬山陽
濟河東通射陽湖)

西由儀漢入淮

六年)修楚州城朝議欲成清河口左騎衛上將軍陳敏貢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濟渡今宜修

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江浦頗繁是也南以
入江者唯楚州連河耳北人舟船自五河而下將謀渡非得楚州連河無緣自據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
奪老鶴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冒之楚州實爲兩淮司命願朝廷留意速使取城之而
移守焉北面城在淮安城北五里今日平河老觀也

詔准京萬事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俊卿建議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
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慶賊之時乘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

讀史長略續編 卷六 宋紀

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又嘗於帝曰國家養兵費費甚難此策可
守邊面可壯軍勢而築因循懷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夫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
心濟國自不至大擾矣帝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雖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左僕射陳俊卿罷歸允文始相也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諸侯而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
役中前議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荆棘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
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復故疆臣雖疲憊豈不知激昂懷切仰贊聖謨底諱國恥然性質粗滑於國家大事
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籌試之雖是以日留班面委俟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
遣使往返之間又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反其勝十可六七
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改依違以規免罪不改讐以上誤國事繼
起居舍人趙鼎請置禪執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
擊後實以響其氣敵強者先實後擊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醫其
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趙鼎與則不然外蕭何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於齊晉教習之士
未可輕遺其後還使竟不獲其要領

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陞辭館勸帝速任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泛使
木可輕遺其後還使竟不獲其要領

起居舍人趙鼎請置禪執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敵制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

擊後實以響其氣敵強者先實後擊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振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醫其

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趙鼎與則不然外蕭何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於齊晉教習之士

舉棄而獻之誠益審用能一戰而制者伺其機而降之所恃其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與於漢而與越相若

顧陰設其備而棄之誠無聲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投隙之機有堵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
承勞之機因其內震而擊之若凶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懾而伐之若吳夫差

奉於黃池之役而越民入吳此堵虛之機也故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
窮且後而感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勞之機也機之末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
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帝曰卿可謂遇事體矣

國子錄姚崇之言大將而下有偏裨準備將之勦豈無人才可膺主帥之任諸驍加拔擢如古人拔萃爲將帝

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

(七年)遣知閏門事王朴點閱荆襄軍馬梁克家自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領官以下者否太
祖皇帝設制階級之法萬事不可易也帝曰二百年來軍中不無羸弱出此廣允文曰法固當守主兵官亦
要以律己倘失帝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爲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帝曰朕近於凡
上二將柱來韓縉未得擇將之道廣允文曰人才臨事方見帝曰然唐大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九年)起居舍人趙粹中言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蹟請詔宰執侍從歲饑可充帥
任者各一人被舉者赴都堂審察如可委任鑄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俾貳以備其材候
補與其時同

讀史長略續編 卷六 宋紀

任職或陞之機都謀議爲寺監郎出爲監司邊郡俾之督熟邊圉利害它時邊帥有闕卽於數內選擢真

實稍高入給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下甯詳擇其人勿徇私情如有顯效亦當
推獎賞之實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矣帝曰帥臣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允若然則不得十年得人多矣

(十年)鄧州都統郭晉錢賜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種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夏蓋人力有所未至且

無專任者或謂戰士也田恐妨耕而不知分善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
給耕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爲實邊之計司謂兩便請給耕牛農具俾由軍開墾荒田詔疏賜賜水渠以渠
旁地爲屯田尋詔民間僕耕者就給之

帝聞犒賞例命就內庫支錢諭臣曰士氣須激厲朕責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便用大陳且以小陳試之
每一撃加賞賚將見人人自奮

十二年)樞密院奏兩淮西湖北民兵萬戶手自招熙七年後不曾拘集教閱請令逐路安撫司行下
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在家閑閑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材武者每州許解發二人從帥司津發

赴樞密院依四川等七條例試授以示激勸從之

詔諸軍廳差禁將之根木必有智勇効力能服衆今後宜精選毋得徇私苟仍令樞密院自準備將以
上就制官每一百人爲一格逐月揭帖進入朕當閑點三人看觀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請主帥之資罰從

知樞密院局必大之請也

帝問韓蜀軍隊向用純隊近易爲花裝令利州三路都統制條具二者孰便既而興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素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固皆爲純隊以五十六人爲隊止是教習純隊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鉉奏隨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險相遇則純用干戰遇有縱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詔並依舊編隊

(十二年)殿中侍御史陳寶財計之入梁冀於養兵然所得常不能賄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倍之多姑取殿部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設聖步軍全旅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送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萬縉管軍之須固已不當而額外置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列額外謂司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廟厚傳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軒德國計資實政府內外類名色一切佳差在其穴食之人宜題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宣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任使令亦請隨宣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尚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禦臣以中國之變正在乎此謀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壞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增經營其南也諭者或謂報

頤安長安格編卷六

宋紀

益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既棄淮江豈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糧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卿飲理軍以手刃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眚正月日當無光若兩日相應者茲不曰大異乎然猶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載陽復有雨雲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頓仍而君臣不聞第懼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官宦貴賈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惄食感而發之出不遂顧遂起宋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要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良將如岳飛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莫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督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委長者又何人也廟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勿以臣下之苦口爲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爲細故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以重歸之心重刑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姑造不急之務惟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濟夫天下不壞於敵矣

淮東總領吳璘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民日前所欠徵買鋪軍須子鋪布串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

其全請聽察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奢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帝曰寧改刻削樹存中以來便如此可依舊所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歲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詔還之諭建康府副都統制閻仲曰朕惟將帥之勞每在戰功而忌能等已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無收衆善不掩其勇使留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追夫成功則據主帥之功也昔趙詳開與之圖始令軍中有殺者死及辭歷進北山之策而著許諾卒敗棄師鄉當以奮爲法仍刊石給賜厥帥以下

(十三年)步軍都虞候梁師雄奏納職錄合格官兵人數帝曰聞射職錄諸軍鼓躍奮勵可作士氣周必大對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陛下以此激勵將見人人皆勝兵矣

(十四年)知福州黃澤言福州嶺海諸寨皆係海要害今巡檢乃有以僕官及雜流出身或累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使請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要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陳之人才方許差勘會先督經海道捕賊立功諸會船水人次注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十五年)方有開請指揮屯田帝諭施師點等曰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其樂從平師點對曰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爲勞纏過二年得其利則樂矣帝曰事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曰屯田本意非止積善蓋欲諸軍布在邊疆緩急以爲用帝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

樞密院言趙興與吳玠楊政實劉漢之地以守自徵調以西付之所乘洋付之政獨中諸邊散關爲重關興二

讀史兵略編卷六

宋紀

三大臣請求閱中守邊舊跡制置司同都統司公共相度經久利便據興元都統制彭某申大故關懷關係

鳳州地界隸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鳳州改隸興元竊以大敵關係對境衝要最爲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官即無駐守之兵各無統領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緣之際議論不一或乖違卽該國事請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委辟選歷成兵詔果於統制官精選練於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給事中鄭鑑奏陛下創立法制草然蓄於人心可萬世遵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給試武臣出官皇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亨者以陸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人乞免呈試參部遂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作求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據次廬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卽未嘗有初授效用後因職補出官與免呈試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驗其屢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日復奉之徒必有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爲免呈試本著望申嚴此法將特免呈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帝以問樞密院周必大對曰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這照十年放行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爲例帝曰雖舊言旣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不能呈試前此從軍所習何事此請審當可依舊法行之

(光宗紹熙二年)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牒令追停以辛酉疾爲免撫使棄疾書攝帥母歐曰福州前臨大海爲賊之淵藪上四郡民頑猾易亂府藏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爲鎮靜

機復拔去特種還軍往平之。特指有川今邑得者河在土河關右翼在扶北杭慶山在土關關西

機復

台閣

(開禧元年)以秦南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以邱希爲江淮宣撫使春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書書曰中廢陽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莫誰任之此必有譖賈進之人僥倖萬一宣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宣撫江淮等手書力諭金人余必有邊敗勢中國當示大體宣申微言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覺自被作我有詞矣侂胄不悅

(二年)雅州變高吟師空遣官軍討之獲犯確聞若知君所倚其橫蹙人不得歸肆掠制置司公廬操權知若又遣通判濱州張師正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正嘗安邊士策故用之既而作檄降高吟師見檄詞僵倒笑於地夏四月壬子師正卒始賜喪禮欲求斂槨將詔安不可歸閉門以困之極怒攻若門又掠水渡村綿州校尉皆於操曰賊今無備可開門擊破之操曰上官祿令防備安得生事師聽兒事亟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城築焚門官卒失利斬將張謙戰死

金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上言請知興甫城遣兵四萬克取唐三萬人規取鄆故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於昌武以南京副留守無兵馬副都統赫舍哩數執之殺毫隴縣邑之兵於麟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圖克坦錦就之自以所部駐汴及豫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赫舍哩致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

陳宋吳忠惠公集 卷六 宋紀

南曾以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主詔大臣摺南伐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曰宋邊卒猶盡
亂朝非兵罪也左丞布端彥曰小寇當發伏夜出擊敵自日列陣犯煙壁入澠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將墮其計中金主深然之丙寅詔布端揆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塞昌武今附

以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鄧州都統趙彥肅兼京西北路招撫使郭倪遣武威大夫充人畢再遇與鎮都統陳慶取鄧州冠日進兵金人聞之閉城塞城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備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宗從之丁丑進兵蒲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厓下如欲攻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山西徑東城南角先登破敵人大潰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我大宋將軍也中原良民可逃降旋有淮平知縣羅城乞降于是兩城皆定郭倪來歸士出德寶利史牙轉後再遇還道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責之固辭不受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恩賜信頤上虹縣送詔帝下詔授金以本軍政事布達州左副元帥馬軍司統制田俊遷入京縣金布疋授謂詔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衝符離不守是無形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統制邦叔繼趙彌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後還卒往還爲金人所敗甲午池州副都統郭仲主掌軍馬行司公

事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饑射不能逼會淮南淮南制置處處事務帶郡烈連繩一百出

開禧後禦之南軍亂斯責塔卒騎院之被傷數千人僥倖夜遁金人追擊復大敗郭仲主執公以與金人乃得免郭仲主還取徐州行至虹遇郭倬李汝翼兵襲而問之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遂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突厥次趕逼陝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

宣遠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曾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僕以齊抵李庚令班師再遇曰郭李庚濟金必追逼吾當自縊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至再遇令故死士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陳金人見其騎驚曰寧將軍耶遂逼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衣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劍馬而前再遇以左方格其頭右斬其臂將頭死諸軍發聲震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燭營將聞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質晝則煙埃暮諸族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知兵易進而難退耶乃還泗州以功除左騎衛將軍淮平縣在泗州東新息在息縣東要信在息

即符離之南臨山 在靈壁之西

吳曉謀據蜀以疾與其從弟明徐景望趙富朱勝之董鎮等日夜密計欲遣人求封於金人亦欲誘降使其從弟益南下六月金主賜曉詔命歸漢安撫使完顏綱相機設阱以誘之建康都統李爽以兵圍壽州金刺史閻亮拒禦拒拒守踰月不能下王子河南統軍呂珠及邏卒等來援出應之爽大敗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兩淮宣撫使鄧友龍而以邱希代之駐揚州等至鎮部署諸將悉以

陳宋吳忠惠公集 卷六 宋紀

三衢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塞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淮卒且求自解之計尋謂宜明懲師旦因筠等備師旦怙勢招

李汝翼郭仲等夷師之罪索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泗州孤立淮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莫若棄之還車貳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欽爽等皆坐貳韓侂胄既責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召李塵歇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變被摘其過以視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

權使明公責榜非竊論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之秋七月辛巳罷師旦繕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金主召布端揆赴開審授以成算傳還軍分兵爲九道南下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元帥完顏惟以兵二萬五千

出唐鄧河南路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澠口左監軍赫舍哩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左監軍完顏充以調中兵一萬出陝州石都監軍與以岐祖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凌轡步騎一萬出臨淮臨洮路兵馬都總管舒程曉仲溫以臨右步騎五千出臨川臨州防禦使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連

丙子赫舍哩數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宣撫使檄知盱眙軍再遇援之而以段政張寶代守盱眙金人知再遇去即攻盱眙政等號淮金人遂入盱眙再遇聞復定盱眙乃行時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

千人守淮陰糧草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謂知之曰敵衆十部精以力勝可破也乃遣統制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掘火伏船四五十餘艘聞喧擊火敵驚竄擒烏鵲帥勒資緊元努等

二十三人以邱希愈升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以淮南日急或勸益梁蘆和州爲守江計答曰嘉淮則

與敵共喪江之險苦當與淮南共存亡乃增兵防守金布蘆援引兵至淮遠人塞潤淮水惟八疊可涉即遣鄧屯襄揚兵下察晉言欲渡守將何汝彌姚公佐以爲誠然恐衆屯花燭以備之揆乃還完顏蘆布等濟渡八疊駐南岸南軍不虞其至遂告濟走自相逐燒死者不可勝計揆還奪舟口下安豐軍及霍邱縣遂攻合肥肥合哩子仁破滁州金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布蘆揆曰前得卿奏失錄已得額口備帥又下安豐斬敵之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委撫董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濟州又閩隨州開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圖楚州龍右之軍就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計請以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佑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編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思悔生豈敢復萌他慮卿于此時經營江北勢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實更撫宇斯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盡趙擴之類而朕前所書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雖過卿其勉之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糧運使延斯資塔中流矢死斯喪葬形不過中人而寧勞苦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制工用手箭箭長不短擗每用百數散置鎗中遇敵抽箭以鞭之或以指鉤取飛擗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克安豐戰鄧邱花器功居多及死將士皆惋惜之時宋軍五千騎屯六合僕領知之即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十級淮屯瓦梁河以扼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馬旗旗幟江麥大震金人去和州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都制郭倪救

之逼於滑浦大敗倪棄揚州走倪性輕舉率以諸葛亮自許其出師也陳景俊爲隨軍滑謂之曰木牛流馬則以頃公聞者固笑及屢敗不復援客泣數行法曹彭源面譏之曰帶諸葛亮也辟繩南康軍安重金誅合哩子仁破真州時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守據遣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出其後宋軍大驚不戰而橫斬首二萬餘級騎將劉挺忠敬肅從德莫子容並爲所擒真州遂陷士民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超節赤兵以濟又饋食之清河口泗水口也在今清河縣西滑州東南成化元年真州改滑州今滑州屬西入河八疊在滑州西北近城口縣水入淮州西北四十里花縣在滑州北二十里瓦梁河在六合縣會滑州在滑州西縣境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相持浴滌相繼失守謂諸將曰常州城堅兵多而敵精卓已空所成招淮西耳大合最要害必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屯竹林距大合二十五里再遇守城儀旗鼓伏兵南門列轄于城上敵方臨濠軍勢俱發遂出戰鼓聲震城上旗幡盡舉金人驚退大敗之金散將王頃剛拉等退再遇至縣大同寺乃還金闕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將分道撲擊遂解圍去再遇乃集諸將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焚燒木板決水攻城而退之既而尋合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雨殺矢二十餘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擊互三十里再遇令臨濠作鑿以示間暇而間出吾兵擊之金人茹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至縣大同寺乃還金闕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將分道撲擊遂解圍去再遇乃集諸將中兵不遇敵拔火逃財不逃財守將亦殺軍爲輕馬甲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轄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軍中

甚以爲便金人常以水桶取明礮石投夜燒滅人數千夜以中宵待旗艦戈矛立成行隊乘曉鼓金人驚懼亟放水桶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人大敗又奪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顧日已晚乃以垂科無立布地復前擣戰倅敗走金人乘勝追逼出豆音曾就食難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晝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輶於營禪半晝前足於鼓上擊鼓有鑿金人不覺知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掠之則已連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爲鎮江都統摺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竹林在六合西北山東北今在六合西北山東北二十五里

金布蘆揆欲和而聽兵有韓元靖舊自齊晉五世孫揆遣之渡淮布蘆揆之語所以來之故元靖晉主交兵北朝謂韓太師意今柏州宗族墮落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歸講解之意若使使人歸送北歸傳叩其資元靖既回齊得金行省文書以聞於朝曉夜南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策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獻器持舊幣赴敵營謀和善乃還雖壁元小使持符與揆講好恩長授四柄巨削地獻言謀之臣乃可獲復遣王文桂言用兵乃謀師臣對友親皇甫叡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以白旣若無意用兵師臣等豈敢專擅文憑督復遣使相繼因許迎其淮北移人及今年歲幣揆以方春地憽不可久居欲休養士馬乃耕之戊辰揆自和州退屯下蔡猶據州留一軍守之

三年吳曉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誠山爲界曉即興州爲行宮改元量百官遣賈麟至成都治嚴分其所統兵十萬爲就帥遣都都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娶晉約金人來攻襄陽不黃榜於成都漢川利州襄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石隨軍轉運使安內爲丞相長史樞行都省事於是程松罷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曉遂之初輔知成都常言吳曉必反帝意輔能誣曉乃密詔授轉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道獻書于曉世道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輔以爲公初得勝被即當還書誦其家世徵以忠孝取官軍民素服誠懼因而散金發粟鼓篴忠義閣劍門城壁與伏羲之師以順討逆而士大夫皆歎紅飯壽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此非曉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自曉雖疾疫染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尙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良之從違也今條幅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遠近失望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而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遺名勤士大夫多勸義兵而世道之旨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遷還不發牒移輔知達州府輒以印授轉判梓州成都去藍興州合江倉益昌楊巨源謀討吳曉乃陰與曉將張林朱邦雷及忠義士朱祐等深相結周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內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資致巨源延至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謀渠長吏耶內試笑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發起必得斬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舉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納軍士貴貴士楊君

玉李好義李慶等數十人謀誅曉好義曰此事皆死報國故四蜀生靈但聞死復苦無威望若鎮撫恐一擊未

上詩書云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佑趙擴奉表

稱臣歲增貢幣編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

卿宜廣爲渡江之勢

使彼有必死之憂

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思悔生豈敢復萌他慮

卿于此時經營江北勢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實更撫宇斯民以精兵分守要害

雖未盡

趙擴之類而朕前所書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雖過卿其勉之

揆進軍攻和州中軍副統糧運使延斯資塔中流

矢死斯喪葬形不過中人而寧勞苦所用槍長二丈

軍中號爲長槍

副制工用

手箭箭長不短

擗每用百

數散置鎗中遇敵抽箭以鞭之

或以指鉤取飛擗

數矢齊發無不中敵

以爲神

克安豐戰鄧邱花器功居多

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時宋軍五千騎屯六合僕領知之

即以右翼掩擊

斬首八十級

淮屯瓦梁河以扼真揚

諸路之衝

乃整列軍騎沿江上下

馬旗旗幟

江麥大震

金人去和州

甲寅攻六合縣

郭倪

遣前軍都制

郭倪

救之

之逼於滑浦

大敗

倪棄揚州

走倪性輕

舉率

以諸葛亮

自許

其出師也

陳景俊

爲隨軍

滑謂之曰

木牛流馬

則以頃公

聞者固笑

及屢敗不

復援

客泣數行

法曹彭源

面譏之曰

帶諸葛亮

也

辟繩

南康軍

安重

金誅

合哩子仁

破真州

時真州

兵數萬

保河橋

守據

遣子仁

往攻之

分軍

涉淺

出其後

宋軍

大驚

不戰

而橫斬首二萬餘級

騎將劉挺忠

敬肅

從德

莫子容

並爲所擒

真州

遂陷

士民

逃渡江

者十餘萬

知鎮江

府宇文超

節赤兵

以濟

又饋食之

清河口泗水口也在今清河縣西滑州東南成化元年真州改滑州今滑州屬西

州

今淳化縣大清河

水下流

也由滑河縣東北

西入河八疊

在滑州西北近城口

縣水入淮州

北四十里花縣

在州西北二十里瓦梁河

在六合縣會滑州

在滑州西縣境

也

在滑州西縣境

已一復生欲立吳史安內以主事使坤辰邀旨撰典會旨撰往與納還報內內始出順事君五典自子中共

草聖認乙亥未明好驕率其徒七十四人入僕官時僕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朝廷聖詔以安是史
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賜衛兵千餘壯有詔皆褒獎而走至源持詔乘馬自稱委使入內戶囉散戶
欲逸李貴南教之刃中囉嘴斷反捕貳仁于地好義卽呼王換并其腰囉始縱實質遂研其首臚告因宣詔
曉首撫定城中而不易肆蠻收曉殺之衆推內撫四川宣撫使臣原標參贊軍事內隸曉所以及殘制平
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効待罪固曉首及違制法物與曉所受金人詔印送於朝曉倚立凡四十一日金珠
時果勒齊木至勦與曉已誅金主聞之意殊沮遣使責元頌謂曰曉之降自當進據人關以制蜀命且爲

曉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安內無所憚是宣有今日也楊大源李好義謂安內曰曉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
吉鳳四川爲蜀閩安長寧等處以之不當公為說云可也二會之是其後之也七言後各二三日而知

吾有頭面而已會劉兵入大敵關鑿活盜渠之方遣僧孺還復尋子張嚴曰若能構臣斷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謀創大業爲界且斬元謀殺臣西面而獻及滅歲幣五萬兩四騎領一千萬兩方可破之好僧孺還致其責魏尚謂之信猶可敵所欲者五事一割江淮一增幣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放回俟商問之僧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佐實大恐信確以忤韓侂胄坐用私覲擅作大臣亂遺金將奪三官臨江軍居住備禦三使金人雖未許即然奸間往來亦不相其結信孺既貶欲再遣使罷在廷無可着近臣以至精屬力命精保右司點中持斧北行
金左丞相兼都元帥韓浩卒於軍號進封忠清公布隨樞密延斯圖魯皆金之宿將也相繼而發臨賤易將兵家所忌而求人不知舉舉朝憐憫以和諒得成爲參政故金人每笑南朝無人

州金將三願欲遁去好義衆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諸府庫以歸于官於是張林李衡復成州劉昌國復臨州張翼復鳳州孫知銳復大散關金韋州鈴雲宏顏阿賀戰死金主命完顏綱撤五州之兵退保要害好義進趙秦州軍擊大振李好義攻秦州圍皂角堡金都統蘇呼赫果勒齊以兵赴之好義列陳山谷以武車爲左右翼伏弩其下徑前搏戰果勒齊之南師陽御果勒齊追之遇伏不得前乃退而結陣好義屢復至凡

歐南師陳盈果勤懋忠之分屬。一輪番出戰久之。遼遣兵自山馳下。合擊。歐南師陳勤士卒多死。奸謀乃潰。

西去據山在河縣北萬州今萬縣青城山在縣西合江會在略陽縣南西和州今西和縣成州今成縣界角礫在秦州西南三十里

先是方以信攝爲國信所參贊官如金軍至淮濱結合于仁止之子獄戮而羈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
白又受賄皆可也贈送首謀自古無之假若則別立亞子所救者一恐曰若不終生則吾請曰吾將

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李仁邁至汴見元師蒙浩出就傳舍崇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釋迦

地自有故事信號曰昔靖康倉卒剖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可用爲故事耶請面見丞相決之崇浩坐

中陳兵見信無一五事不從兵即南下矣指揮都對不少屢蒙叱責之日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稱曰
前日興兵隻圖為社稷也今日屈求和猶生出謀策不能謂以報喜曰興兵既失再至決之請歸望詔

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存摺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還借鑑再往時吳曉已誅金人氣頹然猶

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移書誘吳曉則去三月也其山川何日亡人盡易之皆若我下事可得乎自非二帝不卜而此一言不以爲失

自去年三月也其由固有在死如以強制之若得脫淮水方得渡淮水者多能被擄之勝利亦在廬廬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廬廬若圖廬和楚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授兵耳金人乃曰諭他之

議姑寢但稱薄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蒙浩遠密與定約復命朝廷以林拱辰

爲通州使與僧契圓同往蘇州及會通湖百萬畝至江陰治惡淤澗不曲折建白蓮以蓄水來有缺處禁網語
僧契不苟動將前事三比非舊可丁別出新意以之少一萬畝曰此常不可再僧契代以通州使今尋化北坡

讀史兵略續編 卷六

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卒之頃可勝哉神宗在廬陽時之餘遺北鄉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衆數萬逼吉郴諸縣詔遣汀鄂荆池四州軍討之初羅世傳之降洞中質苦之食而江西帥急欲以貳降爲功迷餽之以糧并餉以鹽賊喜謀益逞外雖送款陰治器械而主兵者更奏授以高爵嗣中義丁皆憲曰作賊者得宜赴斂者殞命豈足以服人哉於是五台大聚合以峒名其鄉元礪及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江西列城皆屬

安丙道統領官董炤正將李寶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討落卜復遣其子癸仲視節黎州癸仲據徽州備船筏乾餉爲深入計比至還實住安相山川形勢實告之砌去大渡河二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遇士銳欲進攻癸仲大犒士衆令紹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合沿河諸寨土兵千餘人甲子昧爽涉河分爲三部山高晝深積雪擁路蠻人於山之要害立石柵以俟官軍或爲所壓既而蠻人大呼突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人縱獵大隨之蠻鷹所掩日暮炤先遁歸竄數日乃得脫於是癸仲還黎州煥留防守

〔三年〕黎州發自良溪寨用皮船渡河攻相橫寨統領官董炤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襲之之賊登堡子城招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河岸西漢灘地土工知賊饑困欲食勦炤發其功戒勿動會日暮炤移泊舊地寨後賊潛盡兵請期再戰炤不能支賊乃收兵而去癸仲追獲屠州

李元礪犯江西池州副都統制許岱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戰不利知潭州曹彥約又與賊戰爲賊所敗賊勢

諫史長略

卷六

宋紀

董炤江西副使王珪之讓平之而各持其說運司幹辦李燭曰遠非吾民耶豈必皆照有司貪利者激之將校之遷功者過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王珪等曰幹辦議是誰行者請謂桂州駐兵萬安會近峒諸巡察隅保之尤無貢者易致之之分兵守險聽辨士論以逆順禍福於是癸仲頗有慕義而起者羅世傳縛李元礪以降時州兵討元礪者皆失利王居安以計曉諸僚曰賊勝則民皆爲賊敗則賊皆爲民勢之弱張皆決於此舉將軍奏以勇名爲山賊所挫可乎俊得其惶恐乃爲之盡力敗賊於黃山始懼走韶州居安駐軍屢降召士衆問便宜言賊勇健超拔降險阻如狼羣若鈔若薙若薙若薙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之先是世傳雖已降而實陰與元礪相表裏自黃山之敗元礪有悔心而驟木橋賊首李才全世界傳之難也居安欲謀舉之乃令人謂元礪曰汝能擒送才全則貴爾之罪元礪從其言居安賞元礪而厚憐才全世界傳果疑元礪之貳已遂交惡元礪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侵曰兩虎鬪於穴吾司成下莊之功矣世傳蹶才全之黨與元礪乘穴併其孥元礪無所歸世傳擒之以獻元礪伏誅峒寇悉平萬全縣在韶州北黃山在萬全縣北官軍用兵

惟惟懷流冒四封內中都戒嚴金主日出巡撫百官詣朝不允既而知蒙古未嘗大舉始解嚴旋禁百姓

在宜黃縣南嘉慶太歲矣

不傷傳說通鑑

金同知興中府寧伊喇禪信督民築城濟陽先擊爲守禦之備百姓頗怨頃之蒙古民眾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界攻其西以有備解圍去時安國軍節度使賈益亦墮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

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爲及蒙占兵至亦以有備引還

中府今承

四年馬湖變攻定遠城之利店寨馬湖據者西歸昆明之別稱也始欲定中鎮寨有備不可入閩利店稍富實而寨少乃攻利店知寨保義郎段松遣寨丁七十餘人迎敵或死或逃竄遂圍之寨地勢據雲高

投木石礮之寨莫能抗己丑號以雲梯登城極力戰無援被執割頭死安撫使許英調兵援之禦已焚掠去而蒙古伐金時金將烏蘇擁重兵守孤嶺蒙古主使察罕胡速寶被吊足輕動不足畏也蒙古主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取大水澗鞏利等縣師還以察罕爲御敵前首千戶金人復築烏舍堡伊喇尼爾故遼人也金召爲參謀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蒙古至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讐此其時也卒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蒙古主召見與語奇之間爾生何地謂州因城爲州元帥金主聞蒙古主自將南下大懼釋納哈塔連珠之囚今西北路招討使紐祜祿哈達請和於蒙古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參知政事完顏承裕行省於雄州西京留守林合賀就中行樞密院事以備邊金主集三品以上官職兵事相持莫決尚書令史李庚上疏建議就果勒齊齊遼延志等先朝舊任使司與商略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橹事勢

諫史長略

卷六

宋紀

可知山河南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論備邊之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雲雨器械強敵人且病深秋敵至將不利可遣騎一軍擗其虛則山西之國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先是金遣耶律阿哈使於北部阿哈見蒙古主棄貌異常歸心焉陰輪以國事阿哈曾騎射通諸國語蒙古主愛之問曰汝肯臣我以何爲信對曰願以子弟爲質未幾備其弟國哈至蒙古主命國哈直宿衛阿哈參預機謀金人計之使久不犯其家屬阿哈殊不介意蒙古主愛之實臣之女至是命左帥哲伯略地以阿哈爲先鋒金通吉思忠元頤承裕總馬舍堡未及設備蒙古哲伯遣阿哈以輕兵奪至拔烏舍堡及烏雲營思處等敗走汾陽郡公郭寶玉屯定州禦其軍降於蒙古遂破白登城進攻西京七日尋呼哩執中等率麾下百騎突厥突厥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靈屏山承裕不敢相拒退至宣平縣界士豪請以土兵爲前鋒行省兵爲殿後承裕與怯不能用但問此去直德間道而已士豪唯之曰漢淵曲折我輩請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戰但謀走耳其夜承裕引兵南行蒙古圍擊之至會河後金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蒙古禮呼哩乘勝逼宣德達克德興古兵潰陷守將完顏肅壽禪通皆怕伏逃入陝金都城嚴禁男子不得輦出城蒙古兵至都城下金主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厲晝夜攻城蒙古兵多傷亡所存鄉民此軍有燒綿給之曰二十萬蒙古懼遂發數騎監護其馬而歸金主乃止

野狐城在萬全縣北三十里自雲縣在麻黃旗牧場西市大同府北也白雲臺在陽高縣南雲縣在萬全縣北官平縣在懷柔縣北會和縣在

懷安東宜德今宣化府德興在延慶州南

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時敵方堅皆漫不置意唯趙方在江陵知金人北逼於蒙古計必南遷乃增修三海八匯以壯形勢荆門有東西兩山最爲險要乃築堡于其上增戍兵以禦敵衝又拔土

聚孟宗政等補以官日夜爲警備

三海八匯在荊州府荊門東西兩山即宜都西北荆門之山也

先是金上京留守烏克坦鑑上言自國家與蒙古交兵以來彼衆而我寡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累綱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鑑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主從鑑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難望必須報可謀事

名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搆人心耳不從鑑乃遣同知烏克遷鄂屯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金缺合哩執中之轄西京而退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帶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詔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元帥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

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鴻臚軒執中不悅平章政事通吉忠參知政事顏承裕坐授全軍忠除名承裕責授咸平路兵馬經管將士以其罰輕益不用命

金上京會稽府今南古塔昌州未聞置在太僕寺牧場

利闢在易州宣平在保定縣東北鴻臚川

台灣水在保定西南威平在雄州北

金主欲在楊安國少無賴以累材爲業市人呼爲楊兒遂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

掠史兵略續編 卷六

來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駕吉兵薄中都招鐵亢戰

軍得千餘人以唐吉哈達都統安兒副之以成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金主驅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

正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聚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金主信之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

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山在直沽縣東南

金主楊安國少無賴以累材爲業市人呼爲楊兒遂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

掠史兵略續編 卷六

我軍時首進戰稍挫其鋒則事成也久矣壞北使既來然猶破壞京陝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親策兵不動

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艱銳糧益竭而之成否蓋未可知當閉門自守以待敵哉宣及士馬尙壯擇猛將

銳兵備轉輪往來拒敵使之少阻則附近營積石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六年)金主欲與蒙古議和遣使報之庚午詔曰官領於侍郎省時兵者皆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議張行

信上言曰和之與戰本是一事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始屢來皆以和誤若

我軍時首進戰稍挫其鋒則事成也久矣壞北使既來然猶破壞京陝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親策兵不動

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艱銳糧益竭而之成否蓋未可知當閉門自守以待敵哉宣及士馬尙壯擇猛將

銳兵備轉輪往來拒敵使之少阻則附近營積石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蒙古主留畧爾哈台屯中都城北分烽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蒙古兵屬三道命其子卓

沁察罕台哥格依爲右軍備大行而南破保遂中山邢洛敵相衝輝凌孟諸郡境抵黃河掠澤潞平陽太原

之間弟哈薩爾及克特卜齊等爲左臣遼海而東破瀋陽及遼西諸郡蒙古主自將與子圖壁爲中軍破燒夷

濟滄獻獻河間濟棣濟南等郡三道兵燒復屯大口以逼中都諸路兵皆往山後防禦乃斬鄉民爲兵上城

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還呼相應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

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羊牛馬席捲而去屋宇焚燬城郭邱墟惟中都遺廟翼定清沃大

名東平德邵海州十一城不下金強行信旨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廁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深可用

獎勵獎令其自效必有營命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顯賞得自專出入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

敵四抑強余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奉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金主嘗其言載

古民國中都金匱招贍所於東華門内外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間關輶民往往求賞王守信

書本一郵夫敢爲大言以諸夷充爲不知兵元頤寓居於朗詔晝行軍都統幕市井無賴爲兵剽匪進退跳躍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大概似臺灣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織巾織各三十六尋牛所織大十四枚欲以織而走之大車曾破壞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禍者以爲功賈訝者本較小說人但謂織以取衣食織車千輛是時材木甚難所費浩大觀者皆羣笑之草澤李棟在大安東營事司大監李天恩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吉實臣得爲天文官機織奉奏白金錢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貳倂得不成禍既而織物發執中金主益信之張行信上曾易織問國承小人弗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敵兵縱橫人情惶惶應敵莫理非賢智莫能狃子庶流猥散拉擾多預構務甚無謂也於是金主皆罷之金珠赫塔果勒齊辟御史李英爲經歷官突厥於果勒齊曰中都之有唐周猶魏之有靖西蜀之有劍門也邇者撤守精兵我勢雖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危矣士將轉爲仇矣又曰可鎮撫宣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積善足以取給是國家不棄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禍隱也居咫尺在都之北而不能衛護英寶耶之果勒齊奏其言即除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督信州等關防恐誤爲金元帥右都監內族頗爾克率兵五千旋遣通州通軍古兵輒演強行信上曰御兵之消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頗爾克敗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軍之道未盡也金主報曰卿意悉頗爾克已下獄矣_{通州明州皆入安東鎮州今遼陽州今青州今順慶州今嘉定州今杭州}

(七年)金參知政事耿端以中都國久將歸皆不許詔書於金主曰今日之患東海耿之士卒絕不可使城中軍自都統至都民不啻萬餘道此豈一出或可以得志請實不行金主以種運道絕下令括粟中都大擴張行信上書曰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置軍食因委許人納粟賣官既又遣參知政事鄆屯忠寧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恐令輸官則以歲級銀鈔時有鬻者或先且鬻於賤未及入官忠寧欲名得以明己功凡購所糲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踰實無所從鬻民糧止兩月又春之敵兵在都方危懼若復無聊

我諸將之怒耶平章政事殊赫果勒齊謂金主曰蒙古人馬疲病當決一戰都元帥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貴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敗苟勝亦忌勝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擊莫如遣使請得彼還軍東爲之計左丞相國公坦誠亦以和親爲便金主然之遣承暉詣蒙古請和王寅以東海郡侯女為敵國公主歸於蒙古主蒙古主之北千五百馬三千賄之蒙古兵退中都解嚴仍遣承暉送出居庸

金南京留守布魯端等請幸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國公坦誠曰鑿與一勤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調和衆兵積粟固守京師東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遠東根本之地依山濱海其險足恃備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

金主以國寶資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勢快遼南遷太學生趙昉等上書稱贊利害以大計曰定不能中止皆建議而遣之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尚左丞程延盛忠惠太子守忠宿中都遠與大官敢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願從臣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還是否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聽南侵金主至貢鄉命屬衛紀軍元始組馬恐復逼晉以軍繼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索輝而推札速貝實勒札拉爾三人爲帥北境承暉幽以兵阻廣漢札達駁敗之還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遣舒穆囉明安及鐵格巴圖魯之入古北口徇景州懷柔州諸將謀欲廢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者生之則彼之某附首聞風而至矣蒙古主從之明安等遂與札速合兵逼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麗華翰林文字記誥謂以爲不可殊赫呼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直沒能保都城必究乎某聽曰志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震遼寧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爭蜀太子寶在靈武蓋將以識天下之心也不從召太子_{遼州非南宮府所屬者乃遼州所立今海州烏斯金已屬之史舉故名焉}

楊妻兒賊黨目姦離州李全等並起剽掠全鄆肅福中戚拱結以復復水者也賊皆衣紅時自爲紅頭賊全興仲兄福尤桀黠劉處讓臣用安鄭衍德田四子洋子煥等皆附之與安兒相應金宣撫使布薩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質以城降安兒勢復據濟州刺史耿格開門縣州印知迎安兒發帑祿以勢安兒乘勝據重官屬改元天順凡詔表符印儀式皆格草定遂降渤海攻濟州僕元帥郭方三據濟州略

中軍參軍事_{卷六} _{宋史}

沂海李全犯臨朐拔獲濟寧關欲取益都安東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環嘉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恩榜討之金布薩安東昌邑東徐汝質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戰三十里殺數萬王午賊殺七卒東四萬陳於莘河安東令招幕以上流腹西濟寧以大兵殺獲兵衆甲申安東軍至萊州僕海州刺史治立以二十萬陳於城東招幕先以輕兵潰賊將繼之賊大敗招之降不應安東軍至萊州擊平曹全等詐降於汝質爲內應會全興賊成卒姚雲相約納官軍丁亥夜皆全詔出潛告瑞霖等謀勇敢士三十人從舊全入城殺納之大軍畢登斬汝質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滅立皆降濟嘉略定膠西諸縣襲殺郭方三復濟州_{在廣東東南大城山上辛卯當作新河}

金人來逼遷廣東起居舍人虞德秀上疏請鑿金幣其略曰女直以蒙古侵凌從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蒙古之敵城女直猶敵師之志在得鹿處之所走避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超下使蒙古遂能如劉裕石勒之據中原則疆域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守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乘敵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織城池防守者自立之具以忍和戎爲禦以忍兵忘戰爲常猶安邊之金錢御行人之五角女直尚存則用之女直強敵更生則施之姑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想橫則國勢日張以苟安爲志懦則國勢日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

當事方與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石兵戶內庭敵也帝納之謂罷故淮西轉運使喬衡上書

奏相曰蒙古斷與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我之讎也今吾之敵也官姑與幣使指黎古議不決

(八年)金中都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壽忠久在軍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於保完

都城及宣慰司歸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承錫左都監烏庫哩慶禪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選糧

大名行省宣慰使殊哩德誥遣使發以救中都承暉遣問使奉鑾并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謹以死守

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實有備承暉至涿州之旋風舉與蒙古

兵遇而潰李英收濟淮軍數萬以進擊古兵於霸州英取衆索無犯律又值酒送大敗失其所運糧

英死士卒盡爲慶豐軍聞之亦散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蒙古許播囑明安攻金之萬宮攻克之取高昌

宣二副拔因安中都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壽忠會謀期同死社稷穆延壽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然兵既皆

屬盡走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承暉作遺表付

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仰與死穆延忠乃與妻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入城戶部尚書任天龍

知大興府高霖晉及於離宮宿衛兵所焚及明安至官騎父老出迎明安曰貧困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

守者也恐令安業時蒙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悉奪其府庫之資北於是金祖宗神

御及諸妃嬪皆流沒安石奉承暉表至汗贈承暉尚書令廣平郡王穆延壽忠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

廟史吳中華編
卷六

宋紀

仍以為平章政事

金進士萬城劉炳條便宜十事二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親往歲王師屢戰屢衄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

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禡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陳隙稍動蠻

蠻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詔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斂土地日蹙自大駕南逃近益無固志任河

北者以爲不幸邊境避之故前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

聞風者皆將自警二曰給人心以固基本今艱危之後易於惠顧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

罷三曰廣收人才以備國用備寒暑必求紳孤適長者必薦賢良陝河南陝西有操行爲民望者相擢用之

輔保天下之心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今衆庶已敝官吏貪昏亂與姦而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

遺近繢賊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任此職五曰獎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

有司略不加省獎勵者願以嚴責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憚懼而不爲自安之計耶六曰務農力本以廣

蓄積此蓋今之要務也七曰崇儉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耗生民之急無大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

九曰修軍政以養守戰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金主雖與其舊而不能用以補御史臺令史

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黃秀朝請書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屢東出淮深入許鄉攻固都邑游騎布

湖山東面金以河南鄭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屢盜經橫掠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奉請史女真按察

在政和甲午其滅遠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嘗以

改易爲鑑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昔日女真方與之時一旦與我爲鄰亦必顧慮女真已行之故留置女真

以無據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顧吾之所好乎受之則李唐亡而召晉福不受則彼得以廢棄

爲誣杖大執以見攻女真者吾好矣今猶不能寧歸使以顧吾之所敗乎徒之則要索無厭不從則彼

得藉口以開弊端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患不可輕

三曰奉安之謀不可懈四曰導諭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體不可忽反覆甚可帝不能用

(九年)金知平陽府晉縣閩蒙古兵渡河逼圍卽刻必禦公國克坦伯等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濱河趨綏

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歸而曉者金主拜歸尚書左丞尚書

於平陽蒙古兵次萬故回金御史臺舊敵兵歸河間深入董地近抵西郊被知京師屯宿軍民不復扣城

索戰但以游騎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因京師之不整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

況公私舊居中都百不及一驅陛下命陝西兵扼陝與伊蘋必斯爲掎角之勢退在京勢攻之將十數人

各付精兵隨宣傳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秦州尚書平章珠赫果烈勒齊曰寡眾不

習兵備方略非所知也遂止果勒齊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縣發破不復恤金主取

之晉歸道潞州元帥左軍必彌阿噶公以軍一萬潞州經略使臘克坦伯黑以軍五千由便道濱河趨綏

寧成州呼連編
卷六

宋紀

自將平陽精兵援南京金主命樞密院督率應之蒙古兵次於澠池金右副元帥完顏伊蘋必斯軍發而還金

晉歸附蒙古兵扼河乃機縫辟熙吉州五經略司相與青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築津北渡至平陽

帰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潰嗣_{三門}平陽州也

蒙古呼連呼以張鼓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賈爾等別攻澠石山俟且論之曰汝等魯酒澠石

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日一戰滅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四十里以伺之致關澠石被

國果以兵往救蒙古布哈追騎扼其歸路騎報移呼連呼使夜半引軍突厥比隣沃水與蒙古布哈兵亦會前

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澠州歸降戰不利乃明附拒守月餘其藍軍高益納致出降呼連呼突厥比隣沃

木闕_{澠州南三十八里之孟石山也}水_水在_{孟石山也}其西北_水又在其西北

(十年)金主命選兵萬五千付關門們統之西伐尚書左丞晉歸齊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

之復民食不給兵力未充者又出師非獨備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宋人乘勝而勸復何以制之此誠

國君壯穎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備禦兩道未可議也遂止

金秉齊力勦金主侵宋金主感之初有王世安者獻計貯財賄賂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邊有侵宋

之謀至是命烏庫哩慶禪云領兵歸南侵淮海遂渡淮至四月丁未朔攻兗州中渡銀執槍場官盛允升殺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一一一

李珏舊居俱便宜行事以禦之金人後襄陽趙方語其子范夔曰朝廷和戰未定盡亂人意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疏因親往襄陽檢制履再與陳祥麟輔孟宗政等鑒之仍增成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關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冉興中出一陣復御金人逐之宋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曉音燭明夜乘陽城突如神金人大震宵遁方以宗政權知襄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中渡北十八里歲首山在襄陽縣南九里

時李全等出沒高麗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經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越州應純之憤以五貨北人至者輒食之鐸因說純之以歸詔爲名號淮之禁由是來莫可期初楊安兒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大俠劉佑之所養也嘗隨佑部納客山陽安兒死先至山陽黃綠鐸得見純之嘗取象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觀驗意果以鐸爲武經副將與高忠校客集處殺民兵攻海州經拔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蒙古困金密闕於朝謂中庶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承相史彌達鑒開附之事不明言招納密敷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駕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夏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輒隸鐸水李全等生流心焉

金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疏諫南伐曰昔太宗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歎元帥

(十一)金人圍隨州襄陽軍孟宗政初視事嘗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壕開軍土石鋪墻布繩步騎圍城宗政與連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殺獲

周城圍數日兵潰外以絆鉛吠犬自營宗政募壯士乘間突襲金人不能支感脾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將國援師至白水鼓擊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白水在襄陽縣東南二里光武舊宇也出縣東北白河

金苗道濶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有隙濶從數騎行瑀伏甲射之濶洞軀於道左遂卒瑀不自安遣使告

道濶張柔曰吾得除濶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師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報耶遂檄召濶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怒拜推柔爲長柔會兵趨中山蒙古兵出自紫荆關遇之遂

戰於狼牙嶺柔馬跌被執見主帥明安柔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

讀史長略續編 卷六 宋紀

二十三

二十四

府遣人諭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秦和中韓侂胄密開邊塞章宗遣駙馬都督揆討之揆唐長興與重陰遺佐

北倒馬頭

之西南

貴族人竇乃祖琦進像及家牒偶爲歸附以見邸第因之攜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降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脩廟以仰成功告之禱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蒙古兵少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機小捷亦不足資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卒無得須臾以就糧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期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速與通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歛迹以晉無掣肘故也金主以問宰臣高汝礪曰宋人多詐無誠誠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遠撤備既不撤則讒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疑以浮詞禮例之外別有所求言涉不遜或舉大定中和議爲習夫彼苟許和於理爲順豈先發此議以示弱耶張行信曰宋人幸吾聲寡數肆戎掠我大國不啻以詞而責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而不過曲自在彼何損於我大定遣使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家多虧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憲之如民力何金主命古

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宋勒齊勒齊以爲詞有貞祈之意自徵馮譏達寢

金胥鼎奉詔發民由秦寧鳳翔二路南伐仍上書諫曰自大安之後天下驟然者累年民間差役重勞役以疲乏乃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西北二兵如乘隙併至雖有潼關黃河之險殆不足恃三面受敵恐蹈後悔其不可二也車駕幸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閫王師出磨鄧必所

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安農遂分兵自光州侵麻城自漢州侵石磧自盱眙侵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海流民

在淮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其不可三也采我世雖比年非無恢復籌略之志特畏吾威力未敢輕擊今我軍皆烏合之衆遠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其不可四也沿邊人戶賦役煩重不勝困憊又凡失農戶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贓爲鄉導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奉事將與若遣兵不還必遭屢時以誤秋之用具不可六也金主以問宰臣以爲諸軍已進不從兵請